

古詩裏的打工人

「我們都是驕傲的打工人。」這句話在二〇二〇年幾乎被網民集體修煉到信仰層面。相比日本的「社畜」，韓國的「七拋世代」，乃至許冠傑唱的那半斤八兩的「打工仔」，「打工人」少了些負面自嘲，而進化出了更多的堅韌、樂觀、自尊因素，以及「我和我最後的倔強」。生活艱難，工作不易，但誰不是這樣呢？所以，彼此鼓勵，不要氣餒。

就是古詩中，也處處充滿了打工人的興、觀、群、怨。「忽憐長街負重民，筋骸長歎十石弩。半衲遮背是生涯，以力受金飽兒女。」（宋·張耒《勞歌》）現在頂烈日冒風雨的外賣小哥、快遞騎手，哪一個不是如此呢？「筋力年年減，風光日日新。退衙歸逼夜，拜表出侵晨。」（白居易《晚歸早出》）這種「996」的工作節奏，對於加班族尤其是身體每況愈下的「前浪」們，真是感同身受。充分說明，好詩歌的確是可以跨越時空的。

「書多筆漸重，睡少枕長新。」「秋風千里去，誰與我相親。」（姚合《別賈島》）此乃

「新聞民工」、「文案狗」中的大齡剩男、剩女專用。孤家寡人，青燈一盞，咖啡香煙泡麵續命，通宵趕稿子、寫報告、改方案，就是這個味兒。

好不容易有了個喘息之機，趕緊約兄弟、閨密一起出來「撻串」、美甲。肉串還沒烤熟，指甲剛做了二根，臨時加班指令又來了。此乃：「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足催人去。」（孫洙《菩薩蠻》）。

明初錢宰，官至翰林，但其實也是一個打工人。私下忍不住吐槽：「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某日，耳目眾多的洪武皇帝突然對他說：「嫌字改憂字如何？」嚇得錢宰連呼「死罪」。是啊，上班應該擔心遲到，哪能抱怨嫌棄呢？這是打工人必備的自我修養。



「傳真香港」

最近朋友的公司接到了香港特區政府就提供某項服務的報價邀請，邀請是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的，但卻要求填妥之後在某月某日前，以傳真方式傳回該政府部門，並特別註明「截止時間以本處傳真機時間為準」。八十後的朋友，在打印機上研究了半天才似乎完成了傳真操作，又因為不能確定是否真的傳真成功，還特地打電話去政府部門查詢，對方又未能及時回覆，兩個小時之後才得到消息說其中一頁較為模糊，需要整份再傳真一次。結果擾攘一個下午，才將一份不到十頁的文件傳真成功。想到不久前的新聞中，有醫生爆料公立醫院要通過傳真接受政府所發的隔離令，醫生填表完成之後傳真過去，再等政府相關部門傳真回來確認，快則一小時慢則半天，其間確診患者或者密切接觸者只能留在醫院等待；也有醫生在疫情之下收了超過一萬個傳真報告，不但浪費人力，更可能耽誤寶貴的治療與隔離時間。

不得不感嘆，在二十一世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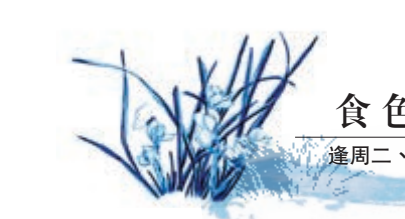
香港，這個自詡國際化創科型大都市，推崇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的地方，這麼多政府部門還依賴傳真這種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科技。想來，當香港政府大規模應用傳真的時候，應該還是走在當時世界科技前沿的吧，畢竟可以實現「點到點」的保真、即時傳輸，在準確性、時效性上都比手寫文件、人工送件要快很多。但畢竟時過境遷，網絡技術的發展日新月异，電商大潮下，連網絡支付這種必須嚴格確認身份、信息絕對保密的問題都已解決，傳真的優勢不再，而自身的不足則越發明顯。當年的「先進科技」如今就快是九十後、千禧後都不認識的古董了。雖然香港政府只是原地踏步，但在科技浪潮之下，逆水行舟的道理如此明顯，「不進則退」的香港政府是時候要改變一下「傳真香港」的局面了。



越界的糖醋肉？

常吃的里脊塊很像，烹飪過程中除了肉本身，還會加入洋葱、青椒等配菜，往往是端上桌時，就帶着五顏六色的喜慶。而細究味道，鍋包肉的酥脆感絕對會讓人「過嘴不忘」，不僅要用土豆澱粉調漿，下鍋入油還需翻炸三遍。在掛汁這個步驟上，韓式糖醋肉用的是勾芡法，汁水濃稠，澆上去幾乎能做到靜止，所以吃之前務必必要翻動一下，保證中間肉塊也能沾到調料。而鍋包肉的汁，不放澱粉不勾芡，用煮的方法在收鍋時直接轉圈淋入，汁的流動性極強，一來一回間，整盤肉也就能「雨露均沾」了。在調製糖醋汁時，所用的醋也有差別，正宗鍋包肉一定要使用米醋，米的醇香能滲透進麵衣裏，讓整體越嚼越香，而韓式糖醋肉則大多用白醋，味道鮮明，也跟盤中的配菜更容易和諧相處。

所以，千萬別以為糖醋肉就是鍋包肉，也別身在異鄉心血來潮地去解饞。韓餐後廚並無老東北的旺火和大鍋，不如來之安之，就去體驗眼前的風景吧！



抖音人愛螺螄粉

讀到二〇二〇年抖音數據報告，一些數據很有意思。比如，最愛拍抖音、最愛點讚的是貴州人，最愛分享的是湖北人，最愛評論的是安徽人，以我的地域文化知識，似無法解釋。當然，無法解釋是件好事，因為擴充了我的知識庫。

再如，獲讚超過一千萬的景點中，上海四行倉庫抗戰紀念地在列，這必與二〇二〇年大熱的電影《八佰》有關。在一篇影評中，我還專門談過這「洛陽紙貴」式的溢出效應。

抖音用戶最喜歡購買的小吃則是螺螄粉。當然，喜歡買未必喜歡吃，或許只是買給所愛的人。這種小吃在北京頗有市場。印象中，西南二環拐角處的粉館，口

味正宗；中國美術館後曾有家小店鋪，味道也不賴，但似早已消失於城市環境整治之中了。

我第一次聽人謳歌螺螄粉，是一位來自廣西的大學同學。和螺螄粉一起從他嘴裏蹦出來的，還有榴槤。當年物流不發達，同學來自五湖四海，吃過榴槤者極少，乃勒令他過完假期返京時帶些來。他果真買了好幾個，裝在紙箱中，坐了幾十個小時火車，帶到了北京。榴槤怪味令車廂裏怨聲升騰，他只好一路蒙頭大睡，生怕被發現是一箱子榴槤的主人。大學畢業後，老兄返回南陲，報效桑梓，供職的柳州正是螺螄粉故里。有一年，公幹來京，給舊日同學帶了伴手禮，卻不是螺螄粉而

人生是什麼

人生是什麼？這是個最富哲思，卻又最是无解的問題。誇張點說，十人中至少會有八九種答案。

說起蘇軾，便想到他的《念奴嬌·赤壁懷古》，那是怎一個「磅礴」了得的千古雄詞；又或提到他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是國人中秋祝福的熟語，也是中華民族對自己、對世界的深情祝願。

蘇東坡的人生一路坎坷。政治上他是保守派，與改革派的王安石意見相左。皇帝身邊早有人看他不爽，小人便在他的文字中精心羅織「犯上」的罪罪。生死關頭竟得到政敵王安石發聲支持，保下命來。這便是發生在北宋的一場「文字獄」。蘇軾因此官位不穩，由北貶南，廣東才有幸擁有了惠州和儋州的蘇氏腳印，擁有了遊人景仰的風光。

蘇軾常被稱「詩詞英雄」，但他這樣的人生，難免會在詞中留下心跡。最能代表他對人生傷感悲悽情緒的，莫過於《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了。寫詞時他正在被貶途中，慨嘆人生命運，孤獨飄流，開首便大呼：「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精闢道出人生見解。

但蘇軾絕非無所作為，他是「閑」出過動靜的，在杭州、惠州、儋州為官時，都留下了政績和口碑。

香港人熟悉的作家金庸，一生不算平順，父死於非命，自己二度離婚，長子早

自然、文物教育徑

套用現代術語，有關部門並非掛一漏萬，確實是「漏招」，致令本地罕有的百年羅馬蓄水池淪為普通水缸，險些灰飛煙滅。幸得熱心市民挺身而出，古蹟得以保留，算是疫情中一件令人興奮的美事。其實香港以往對自然生態和文物保育，都能以不同方法作出維護，但願同類「漏招」的事情不再發生。

我並非「旅遊達人」，只是平時進行親子樂，都會盡力搜尋本地的自然或文物景點，帶同兒子寓教育於遊樂。尤其是疫情期間，大部分娛樂場所關閉，小部分戶外空間仍能開放，可供市民稍作舒閑。以下兩個景區，尤其適合家長帶同孩子遊

玩，行程簡單，並不辛苦，既可親近大自然，亦可認識本地歷史。

從九龍或將軍澳區乘搭巴士或公共小巴，到達「北港」車站，下車後橫過馬路，對面便是「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進入中心之內，按路標指示便找到「蕉坑自然教育徑」的入口。這條環形小徑不足一公里，輕鬆慢步來回不需一小時，沿途可見苔蘚、真菌等野生植物，路邊的枯木亦衍生不同的自然形態。信步走完教育徑，可繼續參觀中心內的岩石小區，了解香港的地質岩層如何形成；另有一個小型農場，種植了蔬菜和瓜果等農作物，孩子們可認識寶貴的食物來源。

巴黎「美好時代」夜晚的序曲

新年伊始，一年一度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史無前例地在金色大廳空場進行。在著名意大利指揮里卡多·穆蒂所帶來的曲目中，奧地利作曲家弗朗茨·馮·蘇佩的序曲《詩人與農夫》中那段悠揚的大提琴獨奏將我深深打動，直到演出結束依舊餘音繞樑。藉着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餘熱，今天給朋友們推薦的唱片是由菲利浦旗下專門集合著名錄音的Fontana唱片公司灌錄，法國指揮保羅·帕雷於一九六〇年執棒其身為音樂總監的底特律交響樂團聯袂獻上的蘇佩六首《序曲集》。其中包括《輕騎兵》、《美麗的加拉蒂亞》、《愠怒的婦人》、《薄伽丘》、《維也納的

晨、午、夜》，以及剛剛在二〇二一年新年音樂會上演的《詩人與農夫》序曲。封面所採用的畫作出自十九世紀法國畫家讓·貝勞德，名為《美麗的夜晚》。

活躍於法國「美好時代」的貝勞德以擅畫巴黎生活聞名，注重捕捉十九世紀末人們留連於香榭麗舍大道和蒙馬特地區咖啡廳享受生活的畫面。《美麗的夜晚》所呈現的便是夜晚聚集在「巴黎花園」咖啡館消遣的法國上流紳士名媛們。「巴黎花園」是當時香榭麗舍大道上一家著名的音樂咖啡廳，法國後印象派畫家亨利·圖盧茲·勞特累克曾為此繪製過著名的海報招貼。畫中前景右側一襲黑色燕尾服、頭



戴禮帽手持柺杖就坐的紳士們；與左側身穿白色長裙禮服、向觀者走來的名媛們形成鮮明對比，遠景人頭攢動的熱鬧場面被紳士們吞雲吐霧的雪茄煙所虛化。貝勞德以其熱衷反映富裕中產階級浮誇生活的作品在他生前頗受

逛花墟

不知不覺中，我就看花了眼。不只是看花，更是看人。人在花中行，花在人中開。一時間，我竟患上了選擇困難綜合症，結結實實地挑花了眼。最後，我買了幾株香水百合，幾盆從福建運來的水仙。正打算離開，意外地發現一家專門賣台灣貨的小店。更令我意外的是，店裏竟有產自花蓮的蘆薈，我不禁欣喜若狂：這個蘆薈品種舉世無雙，是少有的可以用於製作蘆薈掛麵的，之前在台灣，我專門品嘗

是「小棺材」，硬木雕製，拇指大小。古有「死在柳州」之說，柳州壽材，向來馳名。不過，縱寓意「升官發財」，也令大家眉頭緊皺，難欣賞此重口文創。

用網友的話說，螺螄粉「臭香臭香的」。味覺這個東西很奇怪，兩種相反的味道混在一起，往往變成令人欲罷不能的獨特風味。清淡的食物，任誰都能輕易入口，卻沒見吃上癮的。重口、怪味的東西，「入門」較難，一旦得味，終身難捨。有人說，愛情也是如此，越是死去活來，越是堅貞不渝。或許，這才是人性吧。



歿……但他辦報撰書，老年讀博，從沒消停。他寫的武俠小說成為華人世界的暢銷讀物，「閑」過的動靜不少，事業也算輝煌。

金庸對人生的看法，煞是幽默，也見深刻：大鬧一場，悄然離去。不少朋友十分欣賞金庸的話，認同人生就是一番追求一場鬧騰，然後適時停下，再悄然告別世界。

人人心中有、個個筆下無的心思，金庸代我們說了個透徹。



位於新界元朗的「屏山文物徑」，其實最方便是從西鐵天水圍站下車，由E3出口便已看到「聚星樓」。然後按路標指示穿越「上璋圍」的民居，再經過小巧的「楊侯古廟」和古井，便可到達兩列歷史建築物「鄧氏公祠」和「愈喬二公祠」，從中可觀賞原居民鄧氏家族的史蹟，並了解供奉祖先、團聚族群等傳統理念。再沿路觀賞「觀廷書室」和「清暑軒」，不走回頭路便到達輕鐵坑尾村站，可繼續探訪元朗或屯門的其他地方。



歡迎，並曾於一八九四年獲得法國政府頒授的最高榮譽「法國榮譽軍團勳章」，但他卻被西方主流藝術史所忽視以至於今日鮮為人知。選擇這幅裁掉大部分環境、僅截取前景部分的畫作用於唱片封面，或許源於作曲家和畫家同屬一個時代，且收錄的《維也納的晨、午、夜》序曲也和夜景相關，儘管畫中繁華喧鬧的夜生活並非是「音樂之都」。

（「碟中畫」：《蘇佩序曲集》／《美麗的夜晚》）



過。疫情讓我整整一年無法去台灣探望友人，買一盆花蓮的蘆薈回家，睹物思人，頗感欣慰。

疫情縱然不肯退去，但它擋不住愛花的人，遮不住愛花的心，更攔不住那如花一樣明媚的春天，就在前頭，就在眼前。

